

卷十一

書名 烏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嘉靖十八年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40
 編號 D74339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烏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嘉靖十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烏鼠山人後集卷之一

諸子胡祕 諸生關畿校

體四言 長短句附

我結

贈籍野馬翁以進也翁 肅府引禮舍人

我廬于籍之西嶓山連阜天水循谿秋空倚

櫺窗杖藜澄波鯉躍修竹鸞棲我觴我友于籍

社于籍之東西望義闕北眺軒宮卦爻穆

烏鼠山人後集卷十一

鳥鼠山人小集目錄卷十一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十一

鄉進士益都宋延年

鄉進士歷下徐承祖

國子生東萊丘作校編

序

送劉養和歸省詩序

予以省親復入國子聞麻城有佳士曰劉氏養和篤而能信恭而有執辨而有章父之始得與會逆旅舍中相與考究義理訂議古今是非之迹者幾二年每媿踈拙不為養和所拒朝夕群處教益居多蓋不特為文會也即其篤思去其浮望其恭思肅其敬見其

辨思竟其約養和於子可謂交而益者矣今年春養和以歸省去京師子爲置酒逆旅之舍餞之且以告曰夫士之卓然有立者率由於所養養之正則處可以立其身出可以立其業否則見無所定苟遇事鮮有不至傾敗披靡者尚可以士名哉苟立矣猶恐其立而倚也固以持之擴然而充之其斯以爲養乎養和則善養者奚待子言也然言而有終告之忠也贈而弗諫德之蔽也况養和深益於子子獨無以益養和邪養和歸矣所嘗企而望仰而約行必且有果然者也同游諸友之詩之咏洋洋靡有遺已子復何言

送聶子淵注選西歸序

聶子子淵卒業 京師者三載將歸省過予曰子歸矣子何以爲予別予曰子游國子子得國子之教維何曰子家爲孝子于國爲忠臣曰子試事大司馬子得大司馬之政可以爲子式者維何曰視細事如巨事視國事如家事曰子注選大家宰子聞大家宰之進退百官以均四海者維何曰按百官之賢者進之天子天子陟之擇百官之不肖者亦陳之天子天子已之子應之曰是足以爲別矣亦曰得之國子者行將以爲入官之的得之大司馬者行將以爲入官之式得之大家宰者行將以爲入官之勉之戒也若此者固足以爲別矣聶子唯唯予曰未也士

之平居不曰我將大有所為則曰我將一無所取及
官之鮮有不為利欲所誘者時雖大家宰臨其側亦
無以為也何也義利理欲之分間不容髮義不足以
勝利理不足以勝欲雖強持之恐亦不克濟也然則
如之何可也曰敬以養之一言不苟一行不苟辭受
取予一揆之義理習與性成以至於熟其庶幾乎然
亦吾子所優為也持此以往也不患不為賢士大夫
矣亦不患不為大家宰所拔用也聶子謝之且曰子
不為不忠告矣請以子之告予者相與勗之如何予
曰吾志也

送向貳守還膠州序

何無州廷賢以運儲至 宗師子訪之知登萊人疾
苦曰老者穉者無養壯者有萃色曰誅求不能應曰
不耻為盜者相沿其道冀瀛見冀瀛人疾苦亦不具
於登萊既又被 命督儲於雲中及歸又知雲中之
人疾苦亦不異於登萊乃與架論拯民之術而求見
諸行焉夫饑不可以罪歲而有司之備與不備其責
昭然誅取不可專以責求者而有司之應者倍之盜
賊勿以罪民之姦而有司之處之也不以弭之適以
驅之如是而欲民不疾苦亦難矣於乎育民之任
君相責之藩臬藩臬責之守令民而疾苦 君相
以勤至藩臬守令顧將漠然輕以忽乎於此而知拯

之育民之責塞矣拯之維何亦曰苟有備發以貸之
卽無備抑亦思優其征不使之乏思弛其刑不使之
憊思贍其家不使之離思憫其顛連不使之無告思
卹其繁獨不使之徒泣不以應誅求悅上不以摘盜
賊繩下不以悅上侵下不以繩下奉上不以民事視
事而以身事視民不以國事視事而以家事視國如
是以求療民之病病斯瘳矣推以行之是在守令廷
賢曰唯予將體而行之亡敢後也然恐力弗加也予
曰非也昔青苗法行堯夫門人爲邑者欲投劾去堯
夫言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亡投劾去此其術也
苟見諸行其亦持此以往勿以弗加辭也

送戴先生貳守沂州序

信陽戴先生掌教之教九年來蒙 命任守沂州
進士仲鶚同年友十又一人相率携酒爲餞曰古
今稱吏之近民者必曰守令而守令之以賢稱者必
其稔知民隱者焉先生宦遊既久於民隱始於知之
矣曰未也然餒以泣者吾嘗矜其無告寒以凍者吾
嘗憫其病習於薄者吾嘗苦其不察流於濇者吾嘗
不忍其愚而未知所以卹之也曰若然先生知所以
恤民矣夫恤民者循吏也循吏者非謂合時法令
有所云爲爾也第能于其中得轉移斟酌之妙以惠
夫民焉耳是故古恤民則獲上今恤民則不獲上古

獲上則恤民今獲上則不恤民然則恤民於獲上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今之道於古之道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不異而人之所以自處者異也故今之獲上有五曰需索輒應之則獲上過為屈抑事之謹則獲上文虛應者如流則獲上厚誅求則獲上峻刑則獲上允此皆非所以恤民也不然才難一朝有矣故今為守令為守令之佐者雖抱恤民之具皆懼亡能弘美然則如之何可也曰行今之政放古之道唯事乎轉移斟酌以求夫民受實惠焉耳他不暇計也

贈蘇州太守沐先生序

蘇州缺太守 天子若曰蘇州缺太守 孔戩廷臣非鎮重雋拔者不可予之太守 武部郎某也可廼予之太守 冢宰卿曰今日進太守蘇州無憂矣司馬卿曰今日缺一賢職方非大宰之憂邪卿大夫皆曰蘇人得林君太守矣百司庶府亦皆曰蘇人得林君太守矣嗚呼先生賢能有於中交知於上下選於衆而得此行於為蘇也何有續宗辱先生厚不徒場屋之知而已每侍左右承受言論宏博奧淵據時處事悉有法度權衡斟酌量類多發諸春秋自先生而上三世舉進士泉山先生又以文章才望師表天下先生之所自來又可知已顛顛蘇

州之守豈足以盡君子之長雖然蘇郡也自今觀之
其大也若省東南財賦衣食京師蘇州之出百倍
他所豪右富強與官爲家乳獨單微靡所依控故情
守蘇者多以賄敗况今邊檄交馳盜賊竊發京師
之需東南取要東南之路姑蘇爲劇廼使者紛出誅
求獨峻剋削應之民不堪命敢言教化是非長民者
之責邪故緩之則廢急之則離廢則政弛離則民違
政弛民違無一可者范仲淹蘇人也志節政事先生
素所樂談而致仰行當躬謁范祠凡所舉錯宜無媿
於先憂後樂之意矣今天子特以一蘇州試先生
固欲其大用爾也

贈文安尹朱先生考績序

上即位之元年先生選尹文安一年士怨於黷民譴
於野二年田不蕪萊民不犯辟事立而治敷三年政
均訟理民知有耻士人襁然趨德乃籍其政績以考
於州大夫州大夫曰不聞有毀言亦不聞有譽言其
平易從政者邪乃籍其政績以進於京兆大夫京兆
大夫曰是良令也民不聞啼號于下而不聞訟獄于
上文安不其寧哉乃籍其政績以進于冢宰卿冢宰
卿曰令也爰于下而信于上不按其績可徵其良乃
疏其政績以奏于

天子天子若曰惟不忝厥職與復之夫考績之典庶

殿最昭黜陟也三年考最六年考殿者有矣九年考殿未有三年考最者也先生卽三年考最不良而能之乎丕績之膺重選知不六年見也鄉人大司徒劉公曰慎始非難克終爲難克終非難貞身爲難少司馬胡公曰人惟弗志于遠其惟不怠人惟弗志于大其惟不明太僕劉公而下咸曰朱尹其不難于克終歟朱尹其致力馬先生再拜曰敢辱諸鄉先生之教敢不惕厲續宗先生門人也於其別也敢敬識之以贈先生

序規贈梁生

夫人於已不難於頌而難於規已於人不難於說其頌而難于樂其規卿大夫相規則政協士相規則功崇賈相規則義明規之於人大矣哉夫士立身者也故規以潔卿大夫立朝者也故規以貞商賈者末矣其何以規曰欲不罔以求無媿於卿大夫欲不爭以求無媿於士亦道也是故規之而義則爲良賈規之而不皆義則爲庸賈不知規而且肆志於壟斷者不與焉賈而知義當趨焉匪義當避焉則江湖之上鳧鷖與盟山水與樂名勢與忘情殆優於人多矣蒲坂梁氏以太學生偶從事於賈見所以爲賈者有道如吾所以爲士者也乃同同航十一人相與作規規之若曰勿徒爲賈勿放於賈勿爲庸賈勿以賈枯其才

美勿以賈終遠父母昆弟十一人者固不悅聽有信
大之者有相與辨論而服其善者有尊壘領之不棄
考謂梁氏知規之道非邪是規也其忠告有朋友之
道焉其相說怡怡有昆弟之道焉其喻於義有士君
子之道焉謂梁氏為慷慨士非邪

賀彭先生大叅制藩序

布政使夏公按察副使彭公偕自浙進 表京師中
道聞命夏公遷都御史彭公遷叅政進表事峻夏公
將拜命往撫宣府彭公將拜命回浙二公乃戀戀
眼不欲別去於是夏公請別于彭公彭公曰公初為
御史人莫繼其正及為按察人莫繼其厲及為方伯

人莫繼其敏然正莫如范一 否則固矣厲

長孺否則猛矣敏莫如韓一 否則遽矣

天子擢公行將大用公也即此而省之可以撫天下
矣夏公再拜謝彭公辭焉於是彭公請別於夏公夏
公曰文學在士子政事在郎署德澤在太守威重在
監司 天子簡之天下重之今大叅一藩也奚庸他
求哉求之已有餘裕矣他日柄用以大叅機務固於
今日試也又曰文學威重道也政事德澤亦道也是
道也執以守之存乎信檢以行之存乎忠惟信也而
後孚也惟忠也而後安也匪信則誕匪忠則離是故
執乎信也以誠行乎忠也以恕克終之道豈外是哉

彭公亦再拜謝夏公曰吾道蓋是也既以語續三續宗曰是可以別矣是鄉閭之情而兄弟之義也詩云豈第君子四方爲綱彭公有焉傳曰樂與人爲善夏公之謂歟續宗既以告按察副使范公范公曰是鄉閭之情而兄弟之義也是可以別矣

南定西平詩序

巴東盜起重慶守按兵振之賊不敢犯綦南盜與巴東盜合叙瀘兵備公列兵襲之賊不能去留初巴人聞盜固不戰慄重慶守式以軍容諭以兵法自是人皆知戰戰皆知捷雖少者聞賊亦欲斬賊報守叙瀘人聞盜動爲逃避之計無守志兵備公教以必守之

利曉以不必避之害屬兵于民言民于兵自是守者有堅志逃避者無二心苟言賊至莫不攘臂往戰矣故重慶守斬俘巴東之賊計以千百賊聞守威令畏如神明剽劫者遠矣叙瀘兵備公乘綦賊之不備直搗其巢賊進退失利咸伏于地請降左右勸公殲之公叱曰固皆赤子也而况

聖天子方有優詔縱我軍以完璧賊中多脅附者如爾等言如忍何因撫之賊悉解干盾向公泣拜以去由是巴東無賊患綦南不警賊矣故百姓私相語曰太守公何毅也兵徭公何惠也微毅則梗者何能殄微惠則柔者懦者革化者何能生惟毅故有南定之

功惟惠故有西平之蹟然毅非惠莫爲之郭也惠非毅莫爲之域也可毅而毅故不惠非嚴也可惠而惠故不毅非恕也故毅道也惠亦道也考之公自爲詩曰威不七擒南定者毅矣曰號令如山西平者亦毅也曰網張三面西平者惠矣曰片檄拓降南定者亦惠也公何心哉率是道耳故當其時達而名公巨卿窮而布衣葦服之士皆不能已於歌詠洋洋盈耳乃能述公之事道公之實如今所紀載者也公初爲府太守繼爲兵備憲副今爲憲使行將爲王左右以膏澤天下率是道矣

朝廷之上又必有長於道速爲公歌咏之者

贈寧津劉尹序

安福劉尹尹河間之寧津將之寧津詢所以尹寧津之道續宗爲尹同窓而又同年尹業春秋續宗亦業春秋尹寧津也能發諸春秋無難尹矣夫春秋之法盟貳民會疑民城築浚病民侵伐圍入襲取戕民蒐狩黷民救紓民民被其治今之牧民者貳也或以重爲威或以輕爲德疑也不糾之以鈎鉅則擿之以鉗箠病也知時之訕而工作知民力之已悉而用不斂戕也謀取促之催科罷之訟獄縛之黷也弭盜日急而盜日仍紆也不曰莫爲則曰無及持是以往也豈獨尹者難哉夫民貳則倍民疑則離民病則竭民戕

則殘民黷則憊民紆則生是故祛貳在信信民在不
罔屏疑在敬敬民在不欺欲民不病在樽節取之有
度用之有禮役之以程而勞之以佚者樽節之道也
欲不戕民在生之勿傷厚之勿困扶之勿危不欲黷
民在豫存心於紆民在緩其征弛其力赦其過宥其
罪是故行今之道在已行已之道在懲以貳以疑以
病以戕以黷在勸以紆

權載之詩序

隴西有詩人曰李太白權載之李長吉李太白尚矣
長吉亦名家也載之則風神醞籍爲世所慕其詩亦
類其人其亦一大家云讀太白詩當求其豪雋讀長

吉詩當求其奇拔讀載之詩當求其雅淡太白才也
長吉亦才也載之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今見
其詩絕似盛唐又似韋蘇州亦才也隴西而有三子
可以詔後世矣然學豪雋而不至易失之放學奇拔
而不至易失之怪學雅淡而不至不失之俚則失之
枯以今之人學古之詩由三子而三百篇豈易易哉
太白長吉詩皆有刻木獨載之詩闕焉續宗補之而
恨不得全本乃先刻其所得以俟後之有得當又補

贈寇大理子惇太守寧波序

序曰學不可與言三代罔也治不可與言三代謬也

學也治也可以三代也而弗三代者也畫也是故有三代之學有三代之士有三代之治有三代之民否則漢矣唐矣宋矣榆次寇子惇初未第與三原馬伯循高陵呂仲木讀書太學時見三子講必詳也窮必切也居必嚴也動必敬也詳而約切而溥嚴而和敬而恭故當時見者聞者咸推與焉持是以往也可與言三代學矣已而皆第進士伯循為天官主事仲木為內翰脩撰子惇為大理評事伯循以嚴敬稱仲木以厚重稱而子惇至大理殫心整力開其公縣其明察其人與事枉邪陷邪矯邪緘邪咸平允焉而寇大理之聲聞亦殷殷在京師持是以往也可以言三代治矣今年春寧波缺守寧波剡郡也太宰曰非寇

大理不可明日以寇大理請遂被命焉夫子惇於大理以其有聲聞也當道多薦之者有曰某也經明而行脩有曰某也詳于動止而審于事有曰某也豁暢明通可與處事而決疑然則子惇於寧波也平可與興三代邪子惇之友重有望於寧波然則振挽三代之風化也將不自寧波邪子惇慎哉夫三代之學之治至遠也而至近也至易也而至難也苟自志焉而不三代自勵自帥焉徒自勞矣是故欽吾所趨貞吾所往嚴吾學精吾治以三代視其士以三代視其民不以漢唐宋也是固子惇也而况寧波文獻之地必有三代之士三代之民以應子惇子惇慎哉子惇西

方之學者也橫渠張子西方學者之宗也張子慨然有意於三代其對上其語門弟子恒以漸復三代爲言使三代而不可復也張子固無心於立學關田矣子惇而求三代也舍張子其何以爲的也今與人言而曰學與治將三代也莫不掩面笑矣噫何自薄於三代而自厚於今之時邪何厚視夫三代而薄視今之人邪噫惑矣子惇將之寧波諸同年贈之言而書之續宗續宗不知學與治者敢謬爲三代三代云奉送大司徒胡公致政序

戶部尚書胡公既履任之三年引疾以請曰臣

臣職臣以老實弗克任事臣因敢辭 帝若曰惟卿之懿爲國之楨惟卿之慎爲國之程今方用卿卿何辭卿懋哉公䟽又再上 帝俯從之乃錫之夫歲四人祥月二石用嘉若志彰若節公百拜稽首無任懽忭既旬日公戒裝以行聞者曰胡公有完節矣夫君子禮以善始義以令終匪禮無以立匪義無以成禮立而行崇義成而德周胡公有完節矣既行留都公卿自大家宰而下若干人餞之石頭之阿儀禮嚴飭寫主歡淡大夫士自諫垣察院郎署而下若干人餞

之秦淮之漚衣冠萃止禮文脩脩司徒屬自大夫而
下若干人餞之揚子之許車馬走趨尊俎巖恪而嘆
者擊節觀者塞途聞者曰胡公之歸有榮耀矣奉
天子勅命享諸公卿大夫士賓餞樂諸國人觀頌漢
踈太傅唐揚少尹何多讓焉既歸將入其郡子姓族
屬聯鑿並帆相繼來迎公乃于于怡怡若將放焉既
及其鄉朋舊戚里咸以觴豆相迓公乃融融洩洩若
有所獲也聞者曰胡公有餘樂矣功在朝野名在經
紳澤在海宇而譽廣于乞老之日凡今之世如公幾
人君相時方急于求治而切于求賢如公者安能
遂其高哉初公卿大夫士咸有詩歌盈卷滿帙不可

單述聞者曰是太平盛事也太史氏采之可以備夫
典矣由是觀之胡公之歸不干邦家有光哉又有言
凡今之人仕者衆止者寡進者易退者難夫仕順于
止故衆進樂于退故易不有以安于義鮮有止者故
寡未達于禮罔有知退者故難是故觀人者不干其
衆于其寡取人者不干其易于其難夫然則胡公之
歸信于邦家有補矣故人得而頌焉我司徒諸公尤
親于公樂道之而命續宗序之

送司寇郎王君諫敷太守常郡序

宜賓王諫敷氏自刑部大夫遷常郡太守將之官請
別於戶部諸大夫士諫敷初爲戶部大夫於戶部爲

同官故戶部諸大夫士與刑部諸大夫士得分錢焉
錢之若曰所貴乎君子者立身行已爾然有道焉德
也文也政也舍夫是亾以爲君子至是故德立而行
崇文脩而身華政舉而志達外內必公而德立矣所
精必以理而文修矣以國事爲已任而政舉矣若謔
敷於同趨見而德也曰端而毅于同業見而文也曰
精而達於同寮案見而政也曰詳而理嗟乎有德有
文有政者吾未之多見也今見有誕敷焉其立身行
已何如哉茲守常也弘吾文非口耳者至敷吾德溥
吾政非號令者矣民將不類聚群從耻且格邪而况
卓尚氣節常人之德易以作異才挺生常人之文易

以彰黎庶淳厚常人之政易以通邪故誕敷茲行
者成以非誕敷孰可與守常非常孰可以與誕敷
然則誕敷之德與文與政克以大也將不自常邪常
人之德與文與政應而速也將不自誕敷邪初誕敷
爲戶部受知於司徒爨齋王公王公者天下之望也
而德巖巖而文淵淵而政侃侃者也誕敷於司徒公
爲知遇故諸同官與誕敷知厚如胡全之氏邵伯倫
氏諸君子寔以司徒公擬誕敷焉此固誕敷居之而
不辭者茲守常必以不負司徒公不有一國之德以
決人不有一國之文以作人不有一國之政以建人
以與司徒公爲之後先邪司徒公公今爲家宰天下之

人罔不景仰冢宰者矣誕敷之守常必以不負
官君子之望不有天下之德如閔子不有天下之文
如子夏不有天下之政如顏子如吾幾盪乎空矣
於孔子數仞宮墻中邪是必有道矣

送尚書黃公北上序

夫遇也者遇其類也遇其時也遇其道也遇其
遇其志也陸敬輿之舉韓退之司馬君實之
叔類也雲從龍風從虎時也可與進則進
進君子君子以君子進義也范希文以
志也才與才之謂類其道合之謂時
道為天下得人之謂義得行

志大尚書峻山黃公為良令尹為名侍御為
訪為庶都憲為厚重亞卿遇也與公同立于
皆臯夔而又當 敬皇帝之文明 今上之厲精才
著而譽隆德博而望重自齠年與人侃侃議論者今
皆鑿鑿見諸政事 天子重之天下倚之故其名表
表焉者遇也續宗謬以政事見知於公於中外雖皆
無所裨補然亦不敢離而去畔而失也於郡勉其所
以為郡於部勉其所以為部兢兢乎不敢悖其初心
焉者遇也續宗類以踈戇不取於人而獨見錄於公
且與進焉遇也是故公遇於上續宗遇於下公遇於
前續宗遇於後公遇於 天子續宗遇於公夫是之

謂遇也茲公以大尚書考績北上敢就輿論而考之其類大賢也其道由是而之焉者也其義公已公人也其志古之人古之人也其時明而陟也是則簡在帝心也是則公遇夫 聖天子聖天子亦遇夫公也遇之時義大矣哉于其別也續宗所為惓惓焉者惟公以陸馬范之重於唐宋者以報於 天子而續宗期所以報公者固不敢不以韓程為師表矣公報天子也薄海內外莫不引領欲范公之志行於天子陸公之言達於 天子司馬公之澤被於天下續宗而報公也亦竊有心於佛骨表原道諸篇有志於易春秋諸傳者不敢不勉也夫是之謂遇也

別余子序

固未有隆師親友而德不崇業不廣者亦未有不隆師親友而德崇業廣者師導我友輔我者也而可以弗隆弗親乎哉曾子以孔子為師顏子為友而成曾子程子以周子為師而成程子張子以程子為友而成張子師與友曷可以弗隆弗親乎哉續宗幼而畏長而慙於師弗知隆於友弗知親是以於德弗知崇於業弗知廣師與友曷可以弗隆弗親乎哉續宗于關中得吾師焉曰虎谷先生於都下得吾友焉曰楊子明又于詞垣得吾友焉曰何子粹夫曰呂子仲木曰黃子仲實于郡治得吾友焉于嘉州曰彭子子充

于梓州曰余子璞夫今于南都仲實黃子璞夫余子
復相值焉夫吾師願學孔子周子者也吾友願學顏
子程子張子者也而纘宗愚無以啓戇無以厲無以
入于吾友之室而立於吾師之門夫中立不拔高視
不下也吾弗及吾師於吾友也直也吾弗如楊子瑩
立千仞也吾弗如何子巖巖厚重而不遷也吾弗如
呂子靜而一和而介也吾弗如黃子達也吾弗如彭
子溫然可掬粟乎其不可犯也吾弗如余子其猶冉
宰焉雖居宮墻之內冉止於冉而已矣宰止於宰而
已矣德無以崇業無以廣無以取於吾師而益於吾
友吾師遠在晉吾友粹夫遠在汴仲木遠在渭期久

已矣子克遠在嘉而璞夫今又遠去于潼纘宗其何
以隆何以親何以崇何以廣邪自吾得余子也懦有
以起愚有以明頑有以立戇有以和無以崇德而亦
未嘗煦煦也無以廣業而亦未嘗子子也余子去矣
其何以別余子吾聞之黃子曰德不患不崇而患不
培業不患不廣而患不修不患不培而患培之不力
不患不修而患修之不慎孰不知隆也一善不如師
非隆矣孰不知親也一長不如友非親矣知隆矣而
崇不培廣不修非隆也知親矣而培不力修不慎非
親也余子去矣其以黃子之言與余子別因與余子
相砥厲焉黃子以爲然

中丞虎谷先生姓王氏諱雲鳳和順人內翰何子
塘河內人考功黃子芳陵崖人太史呂子鼎高陵
人鄉進士彭子汝寔嘉定人余子
瑋遂寧人儒士楊子景曲沃人

杜詩批注後序

叙曰漢魏有詩梁陳隋無詩唐有詩宋元無詩梁陳
隋非無詩有詩不及漢魏耳宋元非無詩有詩不及
唐耳不及唐不可與言漢魏矣不及漢魏不可與言
風雅矣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於乎詩豈易學哉漢
魏而下唐人亡慮數十其詩亡慮數百而世獨稱李
杜元微之謂杜子美氣吞曹劉則駕乎魏也言奪蘇
李則凌乎漢也下該沈宋則盡乎唐矣宏辭奧義殆
上薄乎三百篇而况於騷哉夫杜感乎時觸乎事發

是而君臣兄弟朋友之間大義炳炳千載而下

讀之亡不感慨無媿於風雅予三復之未嘗不以微

之之言為然當其時與之齊名者惟白耳故世之人

學三百篇者不能舍漢與魏學漢與魏者不能舍唐

學唐者又安能舍杜與李哉若梁陳隋若宋元代豈

亡人未見其能李杜也古今批注杜詩者衆至其最
著者曰劉會孟曰單元陽曰董養性曰虞伯生曰趙
子常劉趙其度乎單董虞亦不可誣也其他吾無取
焉諸集盛行而會孟本獨少傳金生鬻學杜者也若
有得於會孟故獨刻之鬻予隴西人

送胥戶部守汀州序

於傳有之今之太守古諸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母之道焉夫守於吏尊矣守御乎吏者也故吏莫不視守以爲準守於民親矣守牧乎民者也故民莫不仰守以爲生是故御史而以道則吏知尊牧民而以德則民知親吏知尊則守之道立民知親則守之德行然則守也者宜若易矣而吏之臧否繫焉民之安否倚焉吏皆良矣民皆仁矣有一不良而不知正焉有一不仁而不知化焉守之責也守果易哉然則守也者宜若難矣夫群吏之賢者吾得而薦之不肖者吾得而罷之羣百姓之可與爲善者吾得

而進之不可與爲君子者吾得而變之是故吏果非守之法不敢法民庶矣非守之道不敢道守之所

有事也守果難哉巴陵胥君以南京戶部郎中擢守

汀州汀重地也負山而介海非其人莫能守

天子以胥君徃得其守矣胥君嘗爲漳浦令漳郡於

汀令肆於守者也所謂君臣父母之道蓋知之稔矣

於其行諸與同部諸君子猶爲之惓惓焉者蓋欲其

著於漳者彰於汀頌於令者播於守焉爾胥君而持

此也可以報 天子矣於戲守莊則吏肅守恕則吏

惠守公則吏明守廉則吏威守爲唐虞之治則民爲

堯舜之風守爲孔孟之道則民爲鄉魯之化是故吏

皆循良而其守榮民皆敦厚而其守樂守榮而其吏
莫不知尊守樂而其民莫不知親舍夫是不可以爲
守矣是之謂君臣之道是之謂父母之道也敢以併
告夫今之爲守如吾胥君者

送向戶部擢守泉州序

夫守者守也守其地也守其人也守其職也守其道
也守其地守其田里樹畜也守其人守其耕鑿禮義
也守其職守其紀綱法度也守其道守其性也守其
田里樹畜守而育之也守其耕鑿禮義守而綏之也
守其紀綱法度守而一之也守其性守而率之也是
政育之則安綏之則逸一之則均率之則從而守之

道盡矣

天子居九重撫萬邦以均兆民也必擇其人以牧之
受

天子之責而分牧之者守也國異風民異俗強者梗
弱者離賢者過不肖者不及也必求其人以刺之受
民之責而分刺之者守也故守也者守其地守其人
守其職守其道也然則守之責專矣夫一邦之人遠
以近老以少貴以賤吾得而道之梗者離者過者不
及者吾得而問之守之責不其專哉然則守之責專
矣夫古以封建今以郡邑古以諸侯今以刺史是故
於群百姓有父母之道焉於群吏有君臣之道焉守

之責不其尊哉然則守之澤易以被於下矣夫守以子視民則民因不以父視守者守以父臨民則民因不以子奉守者風必從草必偃也守之澤不易以被於下哉然則守之治難以獲於上矣夫道一也可以為循吏亦可以為智吏可以為良有司亦可以為能有司為循吏為良有司則毀或以興為智吏為能有司則譽或以隆毀以興則道或以微譽以隆則道或以彰守之治不難以獲於上哉然專則易以陵尊則易以抗澤被下則易以弛治獲上則易以諛而守之責不易盡矣成都向汝葵舉進士為宗伯主事尋改司徒主事進司徒郎中有聲於京師於留都曰向司

徒整齊嚴肅者也曰向司徒豁達博慨者也今擢為泉州守夫守難於司徒大夫而易於司徒大夫者也守尊於司徒大夫而獲上也遠於司徒大夫故難守專於司徒大夫而被下也近於司徒大夫故易然以向大夫之為司徒者而往因易易耳向大夫同舉進士者十有三人與向大夫同官於留都知向大夫之往泉州也必有大可振舉為同年重者於其別屬續宗為之言續宗素厚向大夫者也故備述所以為守之道以為向大夫贈諸君子曰是守之道也是可以贈向大夫也

送都督楊公北上序

南京右軍都督楊公希仁履任右府甫一年也飭乃職恪乃政務敬和乃察案嚴整乃部有聞望焉楊公關中人也關中大夫與同游者御史中丞范公應天府丞趙公民部郎東公劉公應天府治中周公及續宗兩都督往還其間儀禮儼飭有文采焉時范公方至自隴西諸大夫從趙公楊公為范公智甫畢而司馬之檄頒自京師言奉

天子命召楊公北上領操習事於是范公趙公又率諸大夫揖揚公于秦淮之許賀而餞之有榮耀焉主客畢至舉酒為壽與都督公別都督公以言請諸大夫辭既而范公曰若若官者衆矣若若稱若職者稱

若職矣鮮有委若身者委若身矣鮮有克若終者稱若職慎也委若身任也古若終貞也希仁為都闡為總戎聞皆有茂績今于此又云有令聞即其恭知其慎也望其敏知其任也茲行也其惟令厥終哉趙公曰不難于決勝而難于運籌不難于威敵而難于惠下將之道也決勝以力運籌以智威敵以勇惠下以仁力可克智不可周也勇可奮仁不可洽也楊公素諳乎此者而况茲行也坐而指授幽薊之間不數月也知必有驍將利兵矣東公曰聞都督公苦學者也雖軍中手不釋書行必載經史以隨若都督其亦審識古今治亂盈虛盛衰之迹而將資以用兵者邪然

有要馬上知有吾

君內知有吾心期不負耳否則徒學爾矣劉公曰關
中古稱多良將漢趙克國唐郭子儀其尤卓然者今
觀楊公從容禮度慷慨言論其聞趙郭之風而興起
者乎漢以趙重唐以郭重楊公其致力焉周公曰賁
文秩以廉也固難責武弁以廉也尤難器甲圖書之
鄉無餘物公庶矣武弁不可得雖文秩亦不多讓也
然吾分內事也楊公再拜謝曰諸先生厚宏矣宏早
夜黽勉尚圖所以報諸先生者續宗從旁領之進曰
不以幣而以言不以頌而以規其古道乎楊公曰唯

遂書以贈楊公

送謝侍御守大理序

比皆郡也皆可以牧下而翰上也嗟乎今之論者必曰
某郡遠某郡近某郡貧某郡富某郡易某郡難嗟乎
皆郡也皆可以立仁而行義也苟若此是有所樂與
惡矣有所樂與惡將有所取與捨矣是豈仕之道哉
南臺謝侍御立升擢守滇之大理侍御持憲南臺惓
慨抗言從容祛弊卓有聲聞資雖淺而望則深矣大
理之擢若未足以盡侍御也而侍御以娛親以牧民
慨然而往於乎不有益於大理也哉論者曰大理遠
矣夫滇雖僻在南隅而皆服詩書習禮義不異於中
國侍御至其地而澄清之風立撫字之澤流則善者

從不善者遠賢者興不肖者伏人皆可以爲鄒魯而
遠不足言矣曰大理富哉夫守者將以富民非以富
民之富也莫難於民富民富則可以崇教化興禮樂
惇廉耻是則有望於侍御若侍御之清操介節夙在
臺端者固耿耿也其以富言者何哉曰大理差易治
者夫守民之父母也父母而子民易乎爲仁而難乎
仁之立易乎爲義而難乎義之行若曰皞皞如也則
未敢以爲易若曰於人必有所濟則未敢以爲難難
在我易亦在我郡何與焉侍御而治大理難也易也
吾不得而知也於乎侍御行矣予獨有說焉聞者曰
何也曰侍御而在臺端則言或聽諫或行可以匡世

而救時如或不行與聽也當今之時欲道之行其惟
郡守乎郡守者親民而民易親者也故守有一分之
廉則民受一分之賜功雖不及諫行言聽之大而仁
則一也而况仁之及民且易而速焉侍御之鄉楊文
貞公每以未爲守令爲憾亦以是爾然則侍御茲行
必不以去南臺爲不榮必不以遷大理爲不樂矣侍
御其以是言爲然否也與侍御進士同年若干人於
其行以贈言屬續宗續宗亦同年也故敢以此贈侍
御云

陳思王詩集序

詩有三百篇而後漢尚矣魏亦何可及也曹氏父子

兄弟固漢之支也而魏之源開矣質樸渾厚春容雋
永風格音調自爲陽春白雪管以下難爲詩也故唐
以古調名家如陳伯玉李太白者咸宗之昔人謂爲
風雅羽翼信然予讀漢詩乃喜讀李陵詩讀魏詩乃
喜讀曹子建詩豈所見未至而所好或偏邪抑少卿
有得於三百篇而植無媿於十九首邪要皆詩家所
當尚者故欲學魏當自陳李入欲學漢當自陳思王
入欲學風雅當自陵入予於李曹詩每手錄一通暇
時時一歌咏之世之好陳者知有同於予也乃遂以
子建集付之梓人用以質於有道云

讀書錄序

不覆鄒嶧不見泰山之高不臨滄瀆不見東海之廣
不及孔門豈見室家之好百官之富哉夫聖門崇矣
漢莫有如董仲舒者唐莫有如韓愈者而皆不在七
十子之列未見道也傳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道豈
易見哉宋興周子崛起程子張子倡之朱子闡之而
道復明身雖不及孔門而學則七十子矣嗣是而見
道者益鮮愚亦曰熹之死不得其傳焉於乎道可得
而明哉國朝河東薛氏其庶幾乎非程朱之言不
言非程朱之行不行其有志於七十子而望孔門者
乎觀其立世標準斯文高視不下可以言道至愚嘗
得讀書錄而觀焉巖巖大行洋洋龍門其見不亦大

式然欲求周子何莫學夫太極圖欲求程子何莫學
夫易傳欲求張子何莫學夫西銘欲求朱子何莫學
夫啓蒙欲求薛氏其在讀書錄矣其在讀書錄至天
水後學胡纘宗序

觀薛卿若有意於學橫渠者橫渠之言遠河津之
言近橫渠之言精河津之言切
薛氏其有得於敬乎讀是錄數過而心不警身不
省者鮮矣薛氏其有得於敬乎夫人皆讀書而
皆不如薛氏讀書而如薛氏而後謂之讀書否則
道聽塗說與不讀書等耳 讀是錄而後讀近思
錄而後讀小學而後讀齊魯論語可以入門矣

於乎直教師也 公讀書錄不止此此特其喫緊
者耳要之為讀書錄也 纘宗守皖得蕭君比鄰
時砥厲焉一日出示是錄類分之與纘宗所編本
少異因再與校勘乃從纘宗本刻之以示皖諸生
使知向往焉

象山語要序

世之學者果不知象山邪果知象山邪夫象山不易
知亦不難知故知象山者莫如晦翁然知晦翁者亦
莫如象山觀其言曰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某教
人豈不是道問學則知象山者其孰如晦翁曰建安

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則知晦翁者其孰如
象山故不知象山者朱子一二門人耳後世知宗朱
而不知求陸者耳然陸猶朱也夫何可輕議邪維時
學者見朱子無言之論遂起而排之曰陸禪學也聞
者不加察亦曰陸禪學也後之學者不為考亦曰陸
禪學也由是舉世咸是朱而非陸誰復直象山者善
乎趙子常有言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
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是為朱子之後知象山者伏
讀子靜之語則見其高明之資有得於求放心先立
乎其大者多矣其於學者豈曰小補之哉瓊山陳子
按歷安慶一日謂續宗曰朱陸之立論儘有互相發

明者宗朱是矣苟求諸陸而有得焉則亦何悖於朱
續宗對曰夫顏子不違如愚孟子不得已於好辨先
正言朱子出於顏子陸氏出於孟子其然哉陳子曰
吾聞之考亭之傳得於伊洛象山之學直學孟子故
子靜高明雖不及明道然其簡易則非人所及也因
以象山語要示續宗續宗退而刻之郡齋刻既成敢
述朱陸之學之槩用以告夫今之尊朱而不斥陸者

席子春秋論序

續宗守潼川之明年行縣至遂寧之又明日往拜元
山席子坐定與求聖賢經傳而論古今是非得失乃
及春秋續宗曰春秋有經而無傳席子曰然曰伏羲

之卦文王周公孔子能傳之孔子之春秋恐非左氏
公穀氏之所能傳曰然曰游夏在孔門以文學稱而
曰不能贊一辭然則春秋豈易傳哉曰然曰左氏有
實不實公羊氏穀梁氏有精不精胡氏大義正然亦
有鑿程氏其幾乎曰然曰三復之左傳左氏春秋也
公羊傳公羊氏春秋也穀梁傳穀梁氏春秋也胡傳
胡氏春秋也雖程傳亦惡得必為孔子春秋哉曰然
曰春秋猶天也程其日月乎胡其雲雨乎左其星辰
乎公羊穀梁其河嶽乎然皆不足以盡天也曰然曰
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天
子之事亦大矣顧在於褒與貶乎顧在於以一字為

褒與貶乎曰然然則於傳孰從續宗良父曰必也
程傳乎席子亦良父曰其庶幾哉明日陳子講余子
瑋以席子春秋論視續宗續宗赧然愧喟然嘆曰春
秋之義續宗議擬而未定者席子之論蓋盡之矣於
乎安得隨席子以從事伊洛尋源洙泗而求所謂春
秋邪又明日乃與陳子余子謀以席子之論壽之梓
以與有志春秋者考焉席子名書字文同號元山

送褚宗性尹吳橋序

天令百里之長而百姓之望也孰不輕以承之亦孰
以為重孰不易以任之亦孰以為難然有道存焉苟
得其道必以為重不以為輕必以為難不以為易矣

是故尊於今者位不一也而言職之專者具如今者
於今者職不一也而言事之劇者具如今者重於今者
任不一也而言膏澤之下之易者具如今者故以為百
姓長則百姓之望吾副之也故飢以愬者與食之寒
以立者與衣之實有良者而有不皆良者與淳之質
有厚者而有不皆厚者與敦之質有毅者而有不皆
毅者與植之質有信者而有不皆信者與剗其偽以
實之躬以率之志以孚之吾之道也吾之道盡則吾
之職克矣如是而謂百姓之望不副吾不信也脩其
職而不墜名曰能吏克其道而不失名曰循吏而今
之所謂能者又趨魁之為也聞亦有欲放為循者不

以為緩則以為迂矣如是而欲民有太古之風吾亦
不信也涇陽褚宗性予同年友也丁卯以禮記首舉
於鄉次年戊辰舉進士今年春銓為吳橋令予同年
十數人置酒餞之因以其言告之夫宗性志壯而才
偉取功名如拾芥諸同年固以雋拔者目之而予所
謂脩道以克其職者固其所優為也然或輕易之念
少萌於中則所謂脩道以克其職者必不能實用其
力至是則宗性之所當自盡也

送大中丞范公巡撫雲南序

夫秩至大中丞尊矣責如巡撫重矣 聖天子統理
於內有少師以論道大冢宰以均四海大中丞以貞

百度而 天子以尊綜理於外有大中丞以撫控侍
御史以糾察而 天子以寧夫大中丞在 廷大臣
也其秩視少師太宰相上下故尊 勅之於外也官
用肅民用安其責視少師太宰相伯仲故重惟其尊
故能奉 天子宣德惟其重故能代 天子理物
國朝惓惓于內外兢兢于臣民如是哉隴西范公自
南臺僉都御史進副都御史巡撫滇南或曰如公之
德望宜移之北臺在 帝左右或曰如公之才譽宜
留之南臺為 帝藩翰續宗曰不然今天下有兩畿
十三省巡撫者合十五六人而邊陲為尤重滇雖非
邊陲是西南遠地其地雜華夷以處巡撫其地者將

不遴選其人乎夫天下臣工不啻千百也而任巡撫
者才數人其至於此也必其純于德者諳于政事者
聞望在天下為天下重者簡在 帝心為 帝知者
年勞既深資望既高者故范公茲行不知者且以去
滇南為遠知者猶以去滇南為已遷云公初為御史
吾聞其凜凜有風紀也三為按察吾聞其精於憲慎
於律有聲於時耿耿也一為參政吾聞其政脩而事
舉也今都憲于此風體聿嚴軍容聿整又赫赫焉若
公者行將大拜美豈久于滇哉夫撫一藩則一藩之
大之廣皆其統御美然一藩之大之廣有省有臺有
幕有郡有邑省有使有亞臺亦有使有副幕亦有使

郡有守邑有令幕有兵郡與邑有民然使與亞與副
與守與令慎若職也薦之擢之否則絀之兵與民安
若業也妥之有凍餒者衣之食之設或有弗馴者輯
之而一藩以庫故自藩臬而下聞中丞命者罔不趨
願自府幕而下聞中丞命者罔不奔走於乎不既尊
夫其秩尊其道亦以尊其責重其繫亦以重
吾范公也尊所尊重所重矣吾知吾范公也不
以其尊也而慮以下人矣必以其重也而仁以爲已

之任滇臺序

三年秋滿乃稽其績以考于南臺

都憲乃考最乃籍其績以考于南曹家宰乃又考最
乃籍其績以考于家宰乃又考最乃疏其績以上于
天子天子若曰如其最明惟陟我雲南按察司僉事
闕家宰以沐請 天子若曰是其御史考最者也家
宰曰是其考最者也乃從其請既被命雲南縉紳
君子之在南都者以雲南得潘子僉事也相率爲賀
於是潘子走別于諸君子請曰於雲南也何可興者
祛者揚者激者貞者肅者於是黃門何子再拜曰皆
清者也而不皆伯夷也皆才者也而不皆周公也不
皆豺狼而道固多梗也不皆稂莠而地固多穢也是
故學爲伯夷者揚之學爲周公者拔之習爲豺狼者

繩之習為根莠者剗之澄清者之為也吾子以待御而得考最者非以此邪此可振起吾滇矣待御馬子再拜曰惟吾滇也於民稱富而今貧矣於地稱饒而今瘠矣於風稱和而今同矣邇者貪矜者瘠佞者同以若吾子之為侍御者而為之吾知不三年又將報績家宰以達於天子亡難也民部張子再拜曰按察者觀風者也滇之風古也何如今也何如要之可以挽而之厚敦而之淳也故不欲其如齊而欲其如鄒如魯不欲其如漢如唐而欲其如夏如商如周滇之人有厚望焉吾子以待御觀風而考最此固其優為者爾於是潘子驪然乃再拜曰吾得治滇之道矣

吾得治滇之道矣續宗以從大夫之後與潘子同考續京師用是頗知潘子誠如三子者之言若潘子既為名侍御必為名按察也南都之考卓有聲望京師之考重有聞譽誠如三子者之言若潘子以為侍御者而為按察有餘地焉乃因三子者之請序而贈之

壽高翁序

嗟乎高翁之壽其諸異乎人哉長子第為東吳令尹次子節卒業太學季子策簡讀書留都翁自蜀來視諸子居數日適翁初度之辰諸子就宦舍獻酒而壽之時東吳之政聲聞赫赫太學之業亦既成立而策

與簡並有文章諸子偕進翁醉以酒翁之壽顧不異
於人哉夫樂親以爵與祥悅親以政與學人子之不
可必得者也而高氏伯仲乃有餘効翁享此且有餘
慶翁之壽其可量哉翁綿人也綿有高山巨川是宜
生賢與才然以閭而有省華乃有三陳以眉而有明
允乃有二蘓以綿而有高翁則長子為進士次子為
貢士諸子又皆翼翼並進有自矣夫高山巨川所鍾
必厚綿名郡也岷山盤踞涪水環帶是宜多賢與才
而高氏生當其地其翁享有其壽固宜也夫壽必祝
情也惟臣於 君子於親為之分也高氏伯仲以宦
將得迎其親以迎親得壽其親亦奇矣若無俟於祝

者而高氏兄弟尤惓惓焉嗟乎高翁其真有子哉祝
君者必曰如日如天祝親者必曰如川如山綿也岷
山高厚涪水綿遠固山水之大者翁有子必垂芳聲
而立奇績殆與岷涪相為終始然則高氏之可壽如
山如川者豈獨翁之年哉於乎閭以陳著眉以蘇重
綿將不以高氏顯邪綿故多喬木高其一也續宗受
知於令尹公次而交首士公秉且久聞高氏兄弟壽
其翁之奇之樂樂道之公秉以言請乃不容以不文
辭

壽胡母太夫人序

比部胡汝登氏守寧國之又明年母大宜人壽八十

有二矣太守設筵而壽之禮也夫太宜人之享壽禮
屢矣而於此為尊登壽筵亦屢矣而於此為樂太守
為郡大夫郡中無小大賢不肖無弗戴太守者則太
宜人養以一郡尊以一郡樂以一郡而其壽不可量
矣維時太宜人止於堂太守壽於下諸子姓從於後
酒再進拜百起琴瑟既和鐘鼓亦翕太宜人之樂融
融然太守之喜洩洩然見者感發聞者歡動君子云
三公不易夫三公外物耳果足以易此哉既明日諸
尊家感而起於是以脩為禮以酒壽太守獻焉太宜
人納焉又明日諸寮屬啓而進於是以雉為禮以酒
壽太守達焉太宜人受焉又明日寧國諸大夫士期

而集於是以疏為禮以酒壽太守進焉太宜人享焉
賀者優優壽者愉愉而其事暉暉也諸寮來曰願母
夫人壽無疆德音不已諸屬曰願母夫人之壽如山
之崇如川之長如日之升如石之磐如吾郡侯之惠
如春之融如地之遠諸大夫士曰願母夫人鳳冠世
享鸞誥重錫而年彌邵太宜人太守咸再拜謝焉故
上下稱慶遐邇傳懽郡中之樂事咸以此為最續宗
友人宣城尹王禹夫氏以書報續宗續宗曰允矣胡
母之壽之不可量也母嘗壽於鄉矣而尊不及寧國
嘗壽於部矣而養不及寧國太守服金紫以拜太宜
人服冠帔以坐視舊有加而樂亦不及寧國太守為



畿內諸侯郡中自大夫士而下皆以父母視守而又
秩二千石居江南沃地凡可以悅宜人者皆能力致
且今日之壽太宜人逸而健太守恪而篤太宜人有
奇色太守有婉容自續宗觀之尊也養也樂也皆不
可量也君子云夫人之仕為親也此其徵也詩曰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太宜人以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太守以之

贈謝侯序

士立身美而無知己者以推薦不得謂之遇士行也
以立功名也逾歲而無聞焉不得謂之達有知己者
而或推薦不以正也亦不得謂之過聞矣而或能

以取功名亦不得謂之達寧堯守謝侯見用於尚書

洪公受知於中丞林公彭公夫洪公達人也林公彭
公大人君子也乃俱為所錄謝侯遇矣蜀盜藍鄆猖
於東北廖魏熾於西北謝侯以戕藍鄆有功於洪公
林公以勦廖魏有功於彭公隨自郡倅而遷州守謝
侯達矣其遇也以正其達也亦以正謝侯顧不以立
身立功名哉夫四方多壘苟抱一技一長者孰不欲
見知於時以立身與功名哉或不足於才不周於力
不諳於武是以鮮有受知見用如謝侯者是以鮮有
受知見用而有豐功偉績如謝侯者謝侯才可任力
可濟也文可觀武可飭也則謝侯之遇與達也宜哉

初藍鄢起謝侯率敢死士五百人撲之乃戰於九嶺
勝於門井降於德漢搗於龍潭殲於金寶賊乃潰至
瞿塘遂獻俘焉時軍中武弁無不讓謝別駕者洪公
林公錡以薦焉廖魏起謝侯仍領其部曲覘賊進止
乃屯兵於要地賊入元山率兵敗之出百丈引兵襲
之過花樓縱兵敗之登八廟勒兵扼之乃奏凱于塩
亭時軍門諸文士咸推謝別駕焉彭公錡而上之侯
顧不遇哉夫寧羗之遷侯為別駕有聲於保寧兩被
薦遂有是遷不以武功也武功之遷當不止此功未
上侯先遷矣今為寧羗興學上農勸工集賈百度惟
輯入其境知其政矣嗚呼以謝侯瞿塘之功塩亭之

蹟保寧之譽寧羗之聲其擢殆不止寧羗也侯顧不
達哉蜀縉紳大夫士樂侯之善咸為歌詩吟咏之走
赴南都道出寧羗諸大夫士因以其卷托焉走官于
蜀五載聞謝侯之功頗悉故樂道之夫遇者遇其義
也達者達其道也傳說之於高宗遇也周公之於成
王達也不以其遇者非遇也不以其達者非達也謝
侯勉哉

秦漢文序

續宗編次秦漢文其義二生序之矣然竊聞之古無
文今有文古有文今無文古書契未造故無文今墳
籍既生故有文古圖書嗣出故有文今辭賦景作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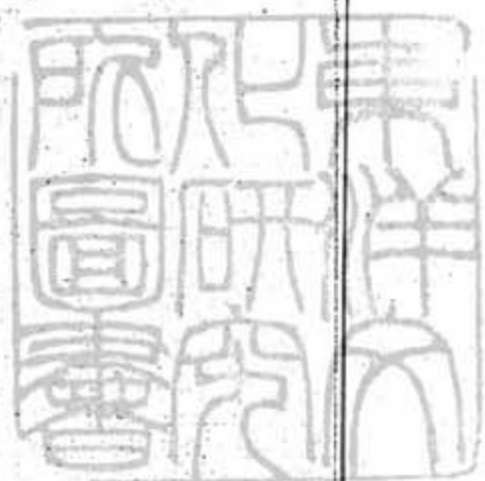
無文夫伏羲之文其卦爻乎黃帝之文其律呂乎唐虞夏商周之文其典謨訓誥乎其彖象乎其風雅頌乎然皆聖人之言也經也下此則左傳矣國語全是賢人之言也傳也下此而辭近古者其惟秦乎其惟西漢乎東漢魏而下文非不多非不工其氣漸漓而體漸衰其辭旨已不得與西漢並况秦乎故秦漢之時譬之日焉其猶春乎譬之日焉其猶寅乎故其文彬彬焉渾渾焉玩而繹之其太羨玄酒乎其推輪增水乎其咸英韶濩乎其泰山喬嶽乎其斯以為文乎雖未敢比經視傳奚媿焉秦漢不有文乎秦漢而下以至于今有文無文非續宗

局於秦漢文猶不能忘暇日為輯是編欲與工古文辭者共焉其以文有關鍵有訣有小心放膽有敬有奇字者可以免矣 二生謂吳中王履吉黃勉之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七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七





東洋圖書印